

★★★★★ 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 ★★★★★



不屈的人们

[苏] 鲍·戈尔巴托夫 著
水 夫 译

Непокорённые

東 方 出 版 社

不屈的人们

[苏] 鲍·戈尔巴托夫 著
水 夫 译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彦青

封面设计:安 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屈的人们/[苏]戈尔巴托夫著 水夫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3

(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

ISBN 7-5060-2168-4

I. 不… II. ①戈… ②水… III. 中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7986 号

不屈的人们

BUQU DE RENMEN

[苏]戈尔巴托夫 著 水夫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6.125

字数:143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060-2168-4 定价:1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距今已经60年了。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受害国、参与国和胜利国之一，我国人民和军队为抗击法西斯主义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做出了巨大牺牲，最终取得了抗击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

为了记录人类历史上的这场巨大灾难，再现先烈们为抗击法西斯侵略者而谱写的英勇诗篇，纪念这场人类历史上正义战胜邪恶的巨大胜利，我们精选出了反映正义之师英勇抵抗并最终打败法西斯分子的战争小说，编辑成这套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丛书，以此表达我们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对世界各国人民和军队做出的牺牲和取得的胜利的崇高敬意。

丛书第一辑有苏联作家康·西蒙诺夫的战争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和他的另一部长篇《日日夜夜》，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和《一个人的遭遇》，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曾获得“苏联英雄”和“俄罗斯英雄”称号的著名独臂飞行员伊·安·列昂诺夫的自传《独臂长空》，以在中国流传甚广的女英雄卓娅故事为原型的电影文学剧本《丹娘》。这些书从不同侧面记录和表现了俄苏人民和军队前仆后继、顽强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真实和精神风貌，成为反映战争真实、激励后人顽强战胜各种困难的宝贵文献或艺术珍品。希望这套系列丛书的出版能够对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中国读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

2005年3月



重印前记

《不屈的人们》是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时期著名的文学作品。60年来，这本书在苏联几代读者心目中，保持着极受尊敬的位置，也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民爱国的战斗的热情。

作者戈尔巴托夫（1908～1954）最早是顿巴斯地区的矿工，后来参加当时的无产阶级作家组织。他先后做过文艺刊物的编辑，也担任过《真理报》的特派记者，远赴北极一带考察。1930年他加入苏联共产党。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对当时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对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奋力投入各项艰苦事业的高尚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赞扬和讴歌。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突然进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大批苏联作家纷纷走上前线，自愿随军日以继夜报道战况。戈尔巴托夫在这期间，除战地记事外，还写有激情洋溢的政论，曾被评为“战争年代中政论的高峰”。

仅仅在战争开始两年之后，戈尔巴托夫的中篇小说《不屈的人们》即在《真理报》上连载，不久又以单行本刊行，备受读者欢迎。这虽是一个不过十来万字的中篇，然而由于作家既熟悉顿巴斯战地的形势，又了解不同阶层的群众的反应，一开始就吸引了广大读者。在全书的进程中，作者及时展现了整个国家中不同的斗争形式、相互的配合、有组织的领导力量。这里描述出了苏联如何反败为胜，由撤退转变成强大的反攻，终于取得进攻德国柏林的胜利。现在，半个多世纪之后，重读这本感动力极强的小说，我们会深深感到作者的预见确实早已被历史所证实。

《不屈的人们》在苏联发表后，便受到中国关心苏联战争的人



们的关心。但当时由于战争环境的种种限制，直到1945年才由叶水夫同志在上海译出，并由上海苏商时代出版社刊行。叶水夫同志（1920～2002）是我国著名的苏联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是终生从事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著名学者，译著甚多。这次重印的《不屈的人们》是他根据戈尔巴托夫本人编选的作品集《战争年代》（1955）所收入的原作重新校订的。这个版本正文之后曾附有译者撰写的《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一文，详细说明此书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了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以及作者的艺术语言特点和手法，很有助于读者认识此书，故仍保存在重印本之后。

孙绳武

2005年1月31日





Auguadrinnen

目 录

重印前记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53
附 录	177
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	水夫 179



Вначале я терпел, но когда фельдшер повернул
соню на совсем другую сторону, не выдержав и застонал.

Ничего, ничего, не выдержите потерпеть, — презрительно
протруженному толчком фельдшер, — мне не необходимо
знать, давай ли ты, черт знает, изныл вынужден твоим
мучением. Не пришлось бы тогда, молотком чуждого
госпиталь, пожить, здесь шутки могут быть иными.

Разговаривая как бы сам с собой, он осторожно
стал извлекать изонду из ранки.

Затрелся да еще «шнелъма» здесь только опра-
вдываю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во мне, вас избавил от
свида, а присылка и не даст, а ничего не даст. Ре-
комендую лечь в госпиталь.

Я понимал, правды в словах фельдшера, но ло-
мать я не хотел. Я знал, что скоро и тогда я смогу встре-
титься на станциях с командующим
армии, чтобы решить, даба как легчика.

А сколько мне придется лежать в госпитале?

Кто знает, но не менее месяца, такие раны за-
живают медленно.

Я прикинул в уме обстановку на полмесяца, и
решил, что пока в госпиталь рано, вначале надо ре-
шить вопрос основной.

Спустив низко голову, я медленно шел в штаб
армии. Огромные шалки мокрого снега следили
глаза, шел апрель месяц, но зима не славалась. Я
так глубоко был погружен в свои мысли, что не
слышал, как меня дважды окликнули.

Леонов, а Леонов! Ты разом изоглох? — издры-
вывая кричал какой-то бас военного, оглянувшись,
покади себя, ушибаю ли ты фигуру военного с
привычными порочными фигурами, покади себя,
не ссыла приближаться ко мне.

第一部

全是往东去，全是往东去……哪怕有一辆往西去的车子也好！

辎重车、装着干草和空弹药箱的马车、双轮卫生车、载着方方正正的小房子似的无线电台的车子不断开过去；精疲力竭的马沉重地跨着步子；满身是灰色尘土的兵士们扶着炮架，吃力地拖着腿，——全是往东，全是往东，经过尖顶墓，到克拉斯诺顿，到卡缅斯克，渡过北顿聂茨河……过去了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他们是被灰色的、凶狠的尘土吞吃掉似的。

四周的一切都笼罩着惊惶，充满着叫喊声、呻吟声、车轮的吱吱声、铁器的轧轧声、沙哑的咒骂声、伤员的号泣声和孩子的啼哭声，似乎，路本身也被车轮压得吱吱地响着和呻吟着，在山坡间惊骇地东奔西窜着……

在1942年7月的这一天，在尖顶墓，只有一个人外表上是镇静的——那就是达拉斯·雅成柯老头。他重重地拄着手杖站着，用痛苦的、呆定的目光望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他整天没有说过一句话。他蹙起白眉毛用那双疲惫不堪的眼睛注视着道路怎样在惊慌中痉挛着和奔窜着。在旁人看来，似乎这个铁石心肠的人对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漠不关心。

但是，在所有在路上乱奔乱跑的人中间，大概没有一个人的灵魂是像达拉斯的灵魂那样不安、疼痛和哭泣的。“这是什么？这究竟是什么，同志们？”他心里想。“可是我呢？叫我怎么办呢？我拖着这些女人和小孙儿们到哪儿去呢？”

汽车风驰电掣般在滚滚的尘埃中疾驰过他的身旁，——全是往东，全是往东；尘土落在枯萎的白杨上，白杨也变成灰色的和沉甸甸的了。

“叫我怎么办呢？站在路上，摊开了双手叫喊：‘站住，你们到哪里去？你们退到哪里去？’还是跪在路中央，跪在尘埃里，吻着战士们的皮靴，恳求着：‘不要走吧！你们不许走，因为我们老人们和小孩们还留在这里……’”

可是车辆仍旧沿着尘埃滚滚的隆起的大道，——全是往东，全是往东，——不断地开向克拉斯诺顿，开向卡缅斯克，渡过北顿聂茨河，渡过顿河，渡过伏尔加河。

但是只要隆起的路上还延续着一条线似的车辆，希望总还在达拉斯老头的心里闪烁放光，暗中燃烧。好像迎着这股人流，突然会从东方的什么地方，从滚滚的尘埃里面出现许多队伍，雄赳赳的年轻小伙子们驾着强有力的坦克，摧毁着他们路上的一切，向西方疾驰。只要这根线延续下去，只要它不断掉……但是这根线越来越细。如果它一旦断掉，那时……但是那时将要怎样，达拉斯连想都不敢想。在这一面岸上，留着达拉斯同虚弱的女眷和孙儿们，而在另一面岸上的什么地方，有俄罗斯，有从军的儿子们，有他达拉斯在悠长的六十年来借以生活并为之生活的一切。但是这一点最好不要去想。不要想，不要听见，不要说。

达拉斯回到石滩城家里的时候，已经暮色苍茫了。他走过全城，但是不认得它。城中阒无一人，死寂无声。它现在很像一所屋主已经匆匆离开的房子。断了的电线在电杆上摆荡着。街上有许多碎玻璃。到处弥漫着焦臭的气味。在空中，烧掉的文件的灰烬像乌云一般飞舞着，纷纷落在屋顶上。

但是在石滩城，一切都像平时一样，安静无事。只有农舍的草屋顶好像露出闷闷不乐、垂头丧气的样子。在院子里，绳子上晒的衬衣前后摆荡。在雪白的衬衫上，夕阳的光点就像是鲜血。在邻家的台阶上，有人煽着茶炊，在那充满焦臭和火药味的空气中，突然



异样地、令人愉快地飘出了一缕茶炊的细烟。老达拉斯仿佛不是从尖顶墓回来，而是从工厂里下工回来。在小庭园里，夜来香开着花迎接黄昏，这是仅在晚上散出芳香的花，劳动人民的花。

吸着这些从小就熟悉的气味，达拉斯突然锐敏地、突如其来地想到：“可是得活下去啊！……得活下去啊！”接着就走进家门。

全家默默地奔出来迎接他。他朝所有的人——从老妻叶芙洛西尼亚·卡尔波芙娜到小孙女玛丽伊卡——看了一眼，就明白：现在他们在世界上除了他老祖父之外，什么人也没有了；他的全家、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灵魂，都要由他一个人来向世界和人民负责了。

他把手杖放到角落里它原来的位置上，竭力打起精神说道：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可以活下去。总有法子的……”接着他吩咐贮藏一点儿水，关上百叶窗，锁起大门。

然后他瞅了瞅 13 岁的孙子廖恩卡，严厉地加了一句：

“没有问过我，谁——谁！也不准到街上去！”

夜里开始了炮轰。它持续了好几个钟头，石滩城的这座古老的小屋就一直好像打寒战似的战栗着。洋铁皮的屋顶震得铿铿地响着，玻璃怨诉地呻吟着。后来炮轰终止了，最可怕的东西——寂静——降临了。

廖恩卡从街上的什么地方跑回来，他没有戴帽子，害怕地叫道：

“噢，爷爷！德国人到了城里了！”

但是达拉斯为了防止女人们的叫嚷和啼哭，就厉声向他喝道：

“别作声！”同时用手指威胁了一下。“这跟我们没有关系！”



这跟我们没有关系。

门上了闩，百叶窗紧紧地关着。白天的光线吝啬地透过缝隙射进来，在地板上抖动着。地球上什么都没有——没有战争，也没有德国人。只有贮藏室里老鼠的气味、厨房里捏面槽的气味、达拉斯房间里的铁器和松树刨花的气味。

为了节省灯油，叶芙洛西尼亚要到黄昏时才点上圣像面前的油灯，每次点灯时都要叹息道：“宽恕我，主啊！”画着斯柯别列夫将军^①骑像的古老摆钟慢慢地敲出了时间，照旧每昼夜慢半小时。每天早晨达拉斯要用指头把指针拨一下。一切都像平时一样，——没有战争，也没有德国人。

但是整个小屋都充满了惊惶的吱吱声、叹息声、蟋蟀声。压低了耳语声和抑制着的嚎哭声从各个角落传到达拉斯的耳朵里。这是廖恩卡带来了街上的消息，跟女人们在角落里偷偷地说着，不让祖父听见。达拉斯也装出一副他什么都没有听见的样子。他希望什么都不听见，但是不听见又办不到。透过古老小屋的各处缝隙，什么话都钻进他的耳朵里来了：枪毙人啦……折磨人啦……把人赶走啦……那时他就激怒起来，跑到厨房里，唾沫四溅地高喝道：“替我住口，你们这批臭婆娘！打死了谁？枪毙了谁？又不是打死我们。这跟我们没有关系。”随即砰地一声关上了门，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

现在他整天都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度过的：刨刨、锯锯、贴贴。他一生都习惯了在制造些什么，——机车的轮子或是连队的

① 斯柯别列夫将军是19世纪中叶俄国著名的将军。



迫击炮，样样都做。他不劳动就活不下去，正像有的人不抽烟就活不下去一样。劳动是他灵魂的要求，是他的习惯，是他的热望。但是现在谁也不要达拉斯那双巧手了，用不着替谁制造车轮和迫击炮了，可是无用的东西他又不会做。

那时他就动脑筋做出些烟嘴、小木梳、打火机、缝针等东西，让老太婆拿到市场上去换麦子。城中没有面包，也没有面粉。市场上卖的只有麦子，一杯一杯地卖，像以前卖葵花籽一样。为了磨碎这种麦子，达拉斯就用木板、齿轮和铁轴制成一架手摇的磨粉机。“联合机！”他望了望自己的创作，不禁苦笑了。“你要是能望一望我，工程师库恰伊同志，你要是望一望，我的老年和我的才能用到什么东西上面去了，你一定会跟我一起痛哭一阵。”他把磨粉机交给他的老太婆，同时说道：

“爱惜着用！等我们的人回来——给他们看看。要送给陈列馆。放在穴居时代那一组里。”

惟一使他怀着热情与灵感制造的东西是锁和门闩。每天他想出更巧妙、更复杂、更可靠的百叶窗上的铁栓啦、门上的链条啦、锁和插销啦。他拆掉昨天的，装上新的，左试右试，不放心，又去发明别样的。他不断改善他的一套栓闩，就像战士们在堑壕里改善防务一样，——每天都如此。老太婆搜集起陈旧了的锁，带到市场上去。霎时间就给买光。生活是豺狼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想更可靠地锁闭在自己的洞穴里。

有一天晚上，一个邻人来敲达拉斯的门，达拉斯隔着门严厉地盘问了好久，盘问来的是谁，有什么事情，然后才不情愿地去开门：锁轧轧地打开，链条当啷地坠下，门闩咯的一声移开了。

“好一座碉堡，”邻人走进来，望了望那套栓闩，说道。“啊，达拉斯，你这里简直是一座碉堡，不是一所住宅。”接着他到各个

房间里去走了一走，向女人们问了好。“守卫队也很厉害。这个，”他指了指廖恩卡，“就是守卫队的主将吗？”

达拉斯不喜欢这个邻人。他们屋顶挨着屋顶地并排住了四十年，也就争吵了四十年。达拉斯嫌他太活泼、太敏捷、喜欢喧嚷、话太多。达拉斯喜欢从容不迫的、老成持重的人。可是现在，他根本不愿见人。现在讲些什么呢？他叹了口气，准备听别人说话。

但是邻人在桌旁坐下，半天不吱一声。显然，连他也给压住了，连他也静下来了。

“从事防守吗，达拉斯？”他终于问道。

达拉斯默默地耸了耸肩。

“哦！你就预备这样坐在屋子里吗？”

“我预备这样。”

“哦！那么你连活的德国人也没有看见过吗，达拉斯？”

“没有。没有看见过。”

“我倒见过。看看都不舒服！”他挥了挥手，又沉默起来了。他坐着，摇着头，擤着鼻涕。

“满城都是警察，”他突然说道。“不晓得从什么地方来的！都是些来历不明的人。这种人我们连见都没有见过。”

“这跟我们没有关系。”达拉斯咕嘈道。

“是的……我只是说：下贱的人倒出现了不少。”

“他们在想，怎样可以救自己的性命，可是应当想想，怎样救自己的灵魂。”

“是啊……”

两人重又默不作声。两人都想着同一件事：怎样活下去？怎么办？

“大家都纷纷地说，”邻人悄声地、不愿意地说，“德国人要恢



复工厂……”

“什么工厂？”达拉斯不禁惊跳起来。“我们的么？”

“当然是我们的……还有别个不成！”

“不可能！德国人到什么地方去找人手？”

“他们要强迫你去。”

“我？”达拉斯慢慢地摇了摇头。“这个工厂是我亲手建立起来，也是我亲手毁掉的。在这桩事情里面，我的手不会有份。宁可让手烂掉。”

“他们会来强逼你。”邻人轻轻地反驳了一句。接着这个驼背的老头就站起身来告别。

“好吧，再见，达拉斯。好好地过活吧。待着吧。你的守卫队很厉害。”他已经到了门口，又忧郁地开玩笑说。

达拉斯等他出去之后仔细地关了门——上了所有的门，上了所有的锁。“这跟我们没有关系！”他对自己说。但是这句话是自欺欺人的。邻人带来的消息跟他的关系太密切了。门可以锁上，灵魂怎么锁得上呢？

家庭和工厂——这就是达拉斯的生命。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家庭和工厂。现在剩下点儿什么呢？家庭么？我的儿子、我的徒弟，他们在哪里？儿子没有了。只剩下了一些女人。厉害的守卫队。工厂么？工厂、我的车间、我的同伴又在哪里？工厂没有了。一片瓦砾场。一些乌鸦巢。

剩下点儿什么呢？只剩下了信念。我亲手建造起来的，我亲手毁掉了，将来我还要亲手来恢复。德国人像疫病一样，像兵荒马乱的年头一样，使大家受了一阵痛苦之后就要消失的。这是暂时的。

可是现在，达拉斯却初次恐怖地想到：“要是长久这样下去又怎么办呢？……”可是他马上又丢开这个念头。“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个念头仍旧执拗地钻进他的脑子：“要是永远这样下去怎么办呢？工厂会像以前一样冒烟吗？也许，迦尔特曼^①或者是他的继承人还会出现？仿佛什么都不曾有过，没有克里姆^②，没有巴尔霍明柯^③，没有尖顶墓，没有1918年的兵车战争^④，没有1921年对饥荒的反击，没有1931年的劳动突击之夜？”他在房里踱来踱去，老想着一件事：“难道会永远这样吗？难道会找到下贱的人手吗？”接着就回答自己道：“也许会找到，可是决不是我！我的儿子们守不住防线。我守得住的。我等得到的。”他不断地在房里走来走去，腐朽的地板被他沉重的脚步踏得轻轻地吱吱响着。而一秒一秒的光阴却从古钟的字盘上，从斯柯别列夫将军坐骑的马蹄下面，带着重重的滴答声消逝着，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三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每天早晨准六点钟的时候，达拉斯房间里的闹钟就声音尖得刺耳地响起来，把他闹醒。老人匆匆地跳起来，可是又想起了：没有地方要急急地赶去。但是他起来了，第一桩事情就是对钟，用手指把那慢了半小时的摆钟的指针拨过来。一天开始了，可是不安也跟着它来了。而且新的每一天都带来新的不安。

德国人宣布，从前市政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应当立即到自己

① 迦尔特曼大概是革命前这个工厂的厂主。

② 克里姆是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克里明特的爱称。

③ 巴尔霍明柯（1885～1921）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工人出身，曾在伏罗希洛夫的领导下突破敌人的包围，把数千辆兵车从鲁冈斯克（现更名为伏罗希洛夫格勒）开到顿河草原去。

④ 兵车战争——见注③。

